舊唐書/卷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裴炎　劉禕之　魏玄同　李昭德 ◄

舊唐書
卷八十八
列傳第三十八　韋思謙　陸元方　蘇瓌

► 狄仁傑　王方慶　姚璹

韋思謙

韋思謙，鄭州陽武人也。本名仁約，字思謙，以音類則天父諱，故稱字焉。其先自京兆南徙，家於襄陽。舉進士，累補應城令，歲餘調選。思謙在官，坐公事微殿，舊制多未敘進。吏部尚書高季輔曰：「自居選部，今始得此一人，豈以小疵而棄大德。」 擢授監察御史，由是知名。嚮謂人曰：「御史出都，若不動搖山嶽，震懾州縣，誠曠職耳。」時中書令諸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，思謙奏劾其事，遂良左授同州刺史。及遂良復用，思謙不得進，出爲清水令。謂人曰：「吾狂鄙之性，假以雄權，觸機便發，固宜爲身災也。大丈夫當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，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。」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，引思謙爲同府倉曹，謂思謙曰：「公豈池中之物，屈公爲數旬之客，以望此府耳。」累遷右司郎中。

永淳初，曆尚書左丞、御史大夫。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。高宗臨軒問仁禕，仁禕惶懼，應對失次。思謙曆階而進曰：「臣與仁禕連曹，頗知事由。仁禕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會眩惑聖聰，致仁禕非常之罪，即臣亦事君不盡矣。請專對其狀。」辭辯縱橫，音旨明暢，高宗深納之。思謙在憲司，每見王公，未嘗行拜禮。或勸之，答曰：「雕鶚鷹鸇，豈衆禽之偶，奈何設拜以狎之？且耳目之官，固當獨立也。」初拜左丞，奏曰：「陛下爲官擇人，非其人則闕。今不惜美錦，令臣製之，此陛下知臣之深，亦微臣盡命之秋。」振舉綱目，朝廷肅然。

則天臨朝，轉宗正卿，會官名改易，改爲司屬卿。光宅元年，分置左、右肅政臺，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。大夫舊與御史抗禮，思謙獨坐受其拜。或以爲辭，思謙曰：「國家班列，自有差等，奈何以姑息爲事耶？」垂拱初，賜爵博昌縣男，遷鳳閣鸞臺三品。二年，代蘇良嗣爲納言。三年，上表告老請致仕。許之，仍加太中大夫。永昌元年九月，卒於家，贈幽州都督。二子：承慶、嗣立。

思謙子 承慶

承慶，字延休。少恭謹，事繼母以孝聞。弱冠舉進士，補雍王府參軍。府中文翰，皆出於承慶，辭藻之美，擅於一時。累遷太子司議郎。儀鳳四年五月，詔皇太子賢監國。時太子頗近聲色，與戶奴等款狎，承慶上書諫曰：

臣聞太子者，君之貳，國之本也。所以承宗廟之重，係億兆之心，萬國以貞，四海屬望。殿下以仁孝之德，明睿之姿，嶽峙泉渟，金貞玉裕。天皇升殿下以儲副，寄殿下以監撫，欲使照無不及，恩無不覃，百僚仰重曜之暉，萬姓聞洊雷之響。

夫君無民，無以保其位；人非食，無以全其生。故孔子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自頃年已來，頻有水旱，菽粟不能豐稔，黎庶自致煎窮。今夏亢陽，米價騰踴，貧窶之室，無以自資，朝夕遑遑，唯憂餒饉。下人之瘼，實可哀矜，稼穡艱難，所宜詳悉。天皇所以垂衣北極，殿下所以守器東宮，爲天下之所尊，得天下之所利者，豈唯上玄之幽讚，亦百姓之力也。百姓危，則社稷不得獨安。百姓亂，則帝王不能獨理。故古之明君，飽而知人饑，温而知人寒，每以天下爲憂，不以四海爲樂。今關、隴之外，凶寇憑淩，西土編，凋喪將盡，干戈日用，烽柝薦興，千里有勞於饋糧，三農不遑於稼穡。殿下爲臣爲子，乃國乃家。爲臣在於竭忠，爲子期於盡孝。在家不可以自逸，在國不可以自康。一物有虧，聖上每留神念；三邊或梗，殿下豈不兢懷。況當養德之秋，非是任情之日。

伏承北門之内，造作不常，玩好所營，或有煩費。倡優雜伎，不息於前，鼓吹繁聲，亟聞於外，既喧聽覽，且黷宮闈。兼之仆隸小人，緣此得親左右，亦既奉承顔色，能不恃托恩光。作福作威，莫不由此，不加防慎，必有愆非。儻使微累德音，於後悔之何及？《書》云：「不作無益害有益。」此皆無益之事，固不可耽而悦之。

臣又聞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。」是知高危不可不愼，滿溢不可不持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無咎。 」敬愼之謂也。在於凡庶，參守而行之，猶可以高振聲華，坐致榮祿。況殿下有少陽之位，有天挺之姿，片善而天下必聞，小能而天下咸服，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，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！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，屏退聲色以抑其情。靜默無爲，恬虛寡欲，非禮勿動，非法不言。居處服玩，必循節儉；畋獵遊娛，不爲縱逞。正人端士，必引而親之；便僻側媚，必斥而遠之。使惠聲溢於遠近，仁風翔於內外，則可以克享終吉，長保利貞，爲上嗣之稱首，奉聖人之鴻業者矣。

又嘗爲《諭善箴》以獻太子。太子善之，賜物甚厚。承慶又以人之用心，多擾濁浮躁，罕詣衝和之境，乃著《靈臺賦》以廣其誌，辭多不載。

調露初，東宮廢，出爲烏程令，風化大行。長壽中，累遷鳳閣舍人，兼掌天官選事。承慶屬文迅捷，雖軍國大事，下筆輒成，未嘗起草。尋坐忤大臣旨，出爲沂州刺史。未幾，詔復舊職，依前掌天官選事。久之，以病免，改授太子諭德。後曆豫、虢等州刺史，頗著聲績，制書褒美。長安初，入爲司仆少卿，轉天官侍郎，兼修國史。承慶自天授以來，三掌天官選事，銓授平允，海內稱之。尋拜鳳閣侍郎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，仍依舊兼修國史。神龍初，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，配流嶺表。時易之等既伏誅，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。時欲草赦書，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，乃召承慶爲之。承慶神色不撓，援筆而成，辭甚典美，當時鹹歎服之。歲餘，起授辰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入爲秘書員外少監，兼修國史。尋以修《則天實録》之功，賜爵扶陽縣子，賚物五百段。又製撰《則天皇后紀聖文》，中宗稱善，特加銀靑光祿大夫。俄授黃門侍郎，仍依舊兼修國史，未拜而卒。中宗傷悼久之，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，仍拜黃門侍郎，令繼兄位，其見用如此。贈秘書監，謚曰温。子長裕，膳部員外郎。

思謙子 嗣立

嗣立，承慶異母弟也。母王氏，遇承慶甚嚴，每有杖罰，嗣立必解衣請代，母不聽，輒私自杖，母察知之，漸加恩貸，議者比晉從王祥、王覽。少舉進士，累補雙流令，政有殊績，爲蜀中之最。三遷萊蕪令。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，則天召嗣立謂曰：「卿父往日嚐謂朕曰『臣有兩男忠孝，堪事陛下。』自卿兄弟效職，如卿父言。今授卿鳳閣舍人，令卿兄弟自相替代。」即日遷鳳閣舍人。

時學校頹廢，刑法濫酷，嗣立上疎諫曰：

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，掌教國子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藝，三教備而人道畢矣。《禮記》曰：「化人成俗，必由學乎。」學之於人，其用蓋博。故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，王之諸子、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。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太學。春秋教以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冬夏教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。是以教洽而化流，行成而不悖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。

國家自永淳已來，二十餘載，國學廢散，胄子衰缺，時輕儒學之官，莫存章句之選。貴門後進，競以僥幸升班；寒族常流，復因淩替弛業。考試之際，秀茂罕登，驅之臨人，何以從政？又垂拱之後，文明在辰，盛典鴻休，日書月至，因藉際會，入仕尤多。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，妄執威權，恣行枉陷，正直之伍，死亡爲憂，道路以目，人無固誌，罕有執不撓之懷，殉至公之節，偷安苟免，聊以卒歲。遂使綱領不振，請托公行，選舉之曹，彌長澆濫。隨班少經術之士，攝職多庸瑣之才，徒以猛暴相誇，罕能清惠自勗。使海內黔首，騷然不安，州縣官僚，貪鄙未息，而望事必循理，俗致康寧，不可得也。陛下誠能下明製，發德音，廣開庠序，大敦學校，三館生徒，即令追集。王公已下子弟，不容別求仕進，皆入國學，服膺訓典。崇飾館廟，尊尚儒師，盛陳奠菜之儀，宏敷講説之會，使士庶觀聽，有所發揚，弘奬道德，於是乎在。則四海之內，靡然向風，延頸舉足，鹹知所向。然後審持衡鏡，妙擇良能，以之臨人，寄之調俗。則官無侵暴之政，人有安樂之心，居人則相與樂業，百姓則皆戀桑梓，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！今天下戶口，亡逃過半，租調既減，國用不足。理人之急，尤切於茲。故知務學之源，豈唯潤身進德而已？將以誨人利國，可不務之哉！

臣聞堯、舜之日，畫其衣冠；文、景之時，幾致刑措。曆茲千載，以爲美談。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，窮神知化，自軒、昊已降，莫之與京。獨有往之論法，或未盡善，皆由主司奸凶，惑亂視聽。尋而陛下聖察，具詳之矣，然竟未能顯其本源，明其前事，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，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，九泉有抱痛之鬼。臣誠愚暗，不識大綱，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。

揚、豫之後，刑獄漸興，用法之伍，務於窮竟，連坐相牽，數年不絶。遂使巨奸大猾伺隙乘間，内苞豺狼之心，外示鷹鸇之跡，陰圖潛結，共相影會，構似是之言，成不赦之罪。皆深爲巧詆，恣行楚毒，人不勝痛，便乞自誣，公卿士庶，連頸受戮。道路籍籍，雖知非辜，而鍛練已成，辯占皆合。縱皋陶爲理，於公定刑，則謂汙宮毀柩，猶未塞責。

雖陛下仁慈哀念，恤獄緩死，及覽辭狀，便已周密，皆謂勘鞫得情，是其實犯，雖欲寬舍，其如法何？於是小乃身誅，大則族滅，相緣共坐者，不可勝言。此豈宿構仇嫌，將申報復，皆圖苟成功效，自求官賞。當時稱傳，謂爲羅織。其中陷刑得罪者，雖有敏識通材，被告言者便遭枉抑，心徒痛其冤酷，口莫能以自明。或受誅夷，或遭竄殛，並甘心引分，赴之如歸。故知弄法徒文，傷人實甚。賴陛下特回聖察，昭然詳究。周興、丘勣之類，弘義、俊臣之徒，皆相次伏誅，事暴遐邇，而朝野慶泰，若再睹陽和。且如仁傑、元忠，俱罹枉陷，被勘鞫之際，亦皆已自誣。向非陛下至明，垂以省察，則菹醢之戮，已及其身，欲望輸忠聖代，安可復得！陛下擢而升之，各爲良輔，國之棟幹，稱此二人。何乃前非而後是哉？誠由枉陷與甄明爾。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此流，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。昔殺一孝婦，尚或降災。而濫者蓋多，寧無怨氣！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，欲望歲登，不可得也。

倘陛下弘天地之大德，施雷雨之深仁，歸罪於削刻之徒，降恩於枉濫之伍。自垂拱已來，大辟罪已下，常赦所不原者，罪無輕重，一皆原洗，被以昭蘇。伏法之輩，追還官爵，緣累之徒，普沾恩造。如此則天下知此所陷罪，元非陛下之意，鹹是虐吏之辜。幽明歡欣，則感通和氣；和氣下降，則風雨以時；風雨以時，則五穀豐稔；歲既稔矣，人亦安矣。太平之美，亦何遠哉！伏願陛下深察。

尋遷秋官侍郎，三過鳳閣侍郎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長安中，則天嚮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，納言李嶠、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：「臣等謬膺大任，不能使兵革止息，倉府殷盈，戶口尚有逋逃，官人未免貪濁，使陛下臨朝軫歎，屢以爲言，夙夜慚惶，不知啓處。伏思當今要務，莫過富國安人。富國安人之方，在擇刺史。竊見朝廷物議，莫不重內官，輕外職，每除授牧伯，皆再三披訴。比來所遣外任，多是貶累之人，風俗不澄，實由於此。今望於臺閣寺監，妙簡賢良，分典大州，共康庶績。臣等請輟近侍，率先具僚，務在憂國濟人，庶當有所補益。」則天曰：「卿等處鸞臺鳳閣，誰爲此行？」嗣立率先對曰：「臣以庸愚，謬膺獎擢，內掌機密，非臣所堪。承乏外臺，庶當盡節，倘垂采録，臣願此行。」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。

無幾，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，嗣立轉成均祭酒，兼檢校魏州刺史。又徙洺州刺史。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。歲餘，徵爲太仆少卿，兼掌吏部選事。神龍二年，爲相州刺史。及承慶卒，代爲黃門侍郎，轉太府卿，加修文館學士。

景龍三年，轉兵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時中宗崇飾寺觀，又濫食封邑者衆，國用虛

竭。嗣立上疎諫曰：

臣聞國無九年之儲，家無三年之蓄，家非其家，國非其國。故知立國立家，皆資於儲蓄矣。夫水旱之災，關之陰陽運數，非人智力所能及也。堯遭大水，湯遭大旱，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，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，積也。今陛下倉庫之內，比稍空竭，尋常用度，不支一年。倘有水旱，人須賑給，徵發時動，兵要資裝，則將何以備之？其緣倉庫不實，妨於政化者，觸類而是。

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，其數極多，皆務取宏博，競崇環麗。大則費耗百十萬，小則尚用三五萬餘，略計都用資財，動至千萬已上。轉運木石，人牛不停，廢人功，害農務，事既非急，時多怨咨。故《書》曰：「不作無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貴異物賤用物，民乃足。 」誠哉此言，非虛談也。且玄旨秘妙，歸於空寂，苟非修心定慧，諸法皆涉有爲。至如土木雕刻等功，唯是殫竭人力，但學相誇壯麗，豈關降伏身心。且凡所興功，皆須掘鑿，蟄蟲在土，種類實多。每日殺傷，動盈萬計，連年如此，損害可知。聖人慈悲爲心，豈有須行此事，不然之理，皎在目前。世俗衆僧，未通其旨，不慮府庫空竭，不思聖人憂勞，謂廣樹福田，即是增修法教。倘水旱爲災，人至饑餒，夷狄作梗，兵無資糧，陛下雖有龍象如雲，伽藍概日，豈能裨萬分之一，救元元之苦哉！於道法既有乖，在生人極爲損，陛下豈可不深思之！

臣竊見食封之家，其數甚衆。昨略問戶部，雲用六十餘萬丁，一丁兩匹，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。臣頃在太府，知每年庸調絹數，多不過百萬，少則七八十萬已來，比諸封家，所入全少。倘有蟲霜旱澇，曾不半在，國家支供，何以取給？臣聞自封茅土，裂山河，皆須業著經綸，功申草昧，然後配宗廟之享，承帶礪之恩。皇運之初，功臣共定天下，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，今以尋常特恩，遂至百家已上。國家租賦，太半私門，私門則資用有餘，國家則支計不足。有餘則或致奢侈，不足則坐致憂危，製國之方，豈謂爲得？封戶之物，諸家自徵，或是官典，或是奴仆，多挾勢騁威，淩突州縣。凡是封戶，不勝侵擾，或輸物多索裹頭，或相知要取中物，百姓怨歎，遠近共知。復有因將貨易，轉更生釁，徵打紛紛，曾不寧息，貧乏百姓，何以克堪！若必限丁物送太府，封家但於左藏請受，不得輒自征催，則必免侵擾，人冀蘇息。

臣又聞設官分職，量事置吏，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。故《書》曰「 在官人，在安人。官人則哲，安人則惠。能哲而惠，何憂乎歡兜，何畏乎有苗」者也！是明官得其人，而天下自理矣。古者取人，必先采鄉曲之譽，然後辟於州郡；州郡有聲，然後辟於五府；

才著五府，然後升之天朝。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，擢一士所曆者甚深。孔子曰：「譬有美錦，不可使人學製。」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。用得其才則理，非其才則亂，理亂所設，焉可不深擇之哉！今之取人，有異此道。多未甚試效，即頓至遷擢。夫趨競者人之常情，僥幸人之所趣。而今務進不避僥幸者，接踵比肩，布於文武之列。有文者用理內外，則有回邪贓汙上下敗亂之憂；有武者用將軍戎，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。補授無限，員闕不供，遂至員外置官，數倍正闕。曹署典吏，困於祗承，府庫倉儲，竭於資奉。國家大事，豈甚於此！古者懸爵待士，唯有才者得之，若任用無才，則有才之路塞，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，常懷歎恨者也。且賢人君子，守於正直之道，遠於僥幸之門，若僥幸開，則賢者不可復出矣。賢者遂退，若欲求人安化洽，復不可得也。人若不安，國將危矣，陛下安可不深慮之！又刺史、縣令，理人之首。近年已來，不存簡擇。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，方遣牧州；吏部選人，暮年無手筆者，方擬縣令。此風久扇，上下同知，將此理人，何以率化？今歲非豐稔，戶口流亡，國用空虛，租調減削。陛下不以此留念，將何以理國乎？臣望下明製，具論前事，使有司改換簡擇，天下刺史、縣令，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。自今已往，應有遷除諸曹侍郎、兩省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，先於刺史、縣令中選用。牧宰得人，天下大理，萬姓欣欣然，豈非太平樂事哉！唯陛下詳擇。

疎奏不納。

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疎遠，中宗特令編入屬籍，由是顧賞尤重。賞於驪山構營別業，中宗親往幸焉，自製詩序，令從官賦詩，賜絹二千匹。因封嗣立爲逍遙公，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穀。韋氏敗，幾爲亂兵所害，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，救護免之。睿宗踐祚，拜中書令。尋日，出爲許州刺史。以定冊尊立睿宗之功，賜實封一百戶。開元初，入爲國子祭酒。先是，中宗遺製睿宗輔政，宗楚客、韋温等改削槁草，嗣立時在政事府，不能正之。至是爲憲司所劾，左遷岳州別駕。久之，遷陳州刺史。時河南道巡察使、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，詔命未下，開元七年卒，贈兵部尚書，謚曰孝。中書門下又奏：「嗣立衣冠之內，夙表才名；兄弟之間，特稱和睦。承恩曆事，位列宰臣。中年以不能正身，頗近凶戚，爲憲司糾劾，因茲出貶。若循其始，終是吉人，宜棄其瑕，以從衆望。請贈物一百段。」從之。

嗣立、承慶俱以學行齊名。長壽中，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。長安三年，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，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。及承慶卒，嗣立又代爲黃門侍郎，前後四職相代。又父子三人，皆至宰相。有唐已來，莫與爲比。嗣立三子：孚、恒、濟，皆知名。孚，累

遷至左司員外郎。恒，開元初爲碭山令。爲政寬惠，人吏愛之。會車駕東巡，縣當供帳，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，務於鞭撲，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，遠近稱焉。御史中丞宇文融，即恒之姑子也，嚐密薦恒有經濟之才，請以己之官秩回授，乃擢拜殿中侍御史。曆度支左司等員外、太常少卿、給事中。二十九年，爲隴右道河西黜陟使。恒至河西時，節度使蓋嘉運恃托中貴，公爲非法，兼偽敘功勞，恒抗表請劾之，人代其懼。因出爲陳留太守，未行而卒，時人甚傷惜之。濟，早以辭翰聞。開元初，調補鄄城令。時有人密奏玄宗：「今歲吏部選敘太濫，縣令非材，全不簡擇。」及縣令謝官日，引入殿庭，問安人策一道，試者二百餘人，獨濟策第一，或有不書紙者。擢濟爲醴泉令，二十餘人還舊官，四五十人放歸習讀，侍郎盧從願、李朝隱貶爲刺史。濟至醴泉，以簡易爲政，人用稱之。三遷爲庫部員外郎。二十四年，爲尚書戶部侍郎。累歲轉太原尹。製《先德詩》四章，述祖、父之行，辭致高雅。天寶七載，又爲河南尹，遷尚書左丞。三代爲省轄，衣冠榮之。濟從容雅度，所蒞人推善政，後出爲馮翊太守。

陸元方

陸元方，蘇州吳縣人。世爲著姓。曾祖琛，陳給事中黃門侍郎。伯父柬之，以工書知名，官至太子司議郎。元方舉明經，又應八科舉，累轉監察御史。則天革命，使元方安輯嶺外。將涉海，時風濤甚壯，舟人莫敢舉帆。元方曰：「我受命無私，神豈害我？」遽命之濟，既而風濤果息。使還稱旨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，仍判侍郎事。俄爲來俊臣所陷，則天手敕特赦之。長壽二年，再遷鸞臺侍郎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延載初，又加鳳閣侍郎。證聖初，內史李昭德得罪，以元方附會昭德，貶綏州刺史。尋復爲春官侍郎，又轉天官侍郎、尚書左丞，尋拜鸞臺侍郎、平章事。則天嚐問以外事，對曰：「臣備位宰臣，有大事即奏，人間碎務，不敢以煩聖覽。」由是忤旨，責授太子右庶子，罷知政事。尋轉文昌左丞，病卒。

元方在官清謹，再爲宰相，則天將有遷除，每行以訪之，必密封以進，未嘗露其私恩。臨終，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，且曰：「吾陰德於人多矣，其後庶幾福不衰矣。」又有書一匣，常自緘封，家人莫有見者，及卒視之，乃前後敕書，其慎密如此。贈越州都督。開元十八年，又贈揚州大都督。子象先。

元方子 象先

象先，本名景初。少有器量，應製舉，拜揚州參軍。秩滿調選，時吉頊爲吏部侍郎，擢

授洛陽尉，元方時亦爲吏部，固辭不敢當。頊曰：「爲官擇人，至公之道。陸景初才望高雅，非常流所及，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。」竟奏授之。遷左臺監察御史，轉殿中，曆授中書侍郎。

景雲二年冬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監修國史。初，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，密以告之，湜固讓象先，主不許之，湜因亦請辭。主遽言於睿宗，乃並拜焉。象先清淨寡欲，不以細務介意，言論高遠，雅爲時賢所服。湜每謂人曰：「陸公加於人一等。」太平公主時既用事，同時宰相蕭至忠、岑義及湜等鹹傾附之，唯象先孤立，未嘗造謁。先天二年，至忠等伏誅，象先獨免其難。以保護功封兗國公，賜實封二百戶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時窮討至忠等枝黨，連累稍衆，象先密有申理，全濟甚多，然未嘗言及，當時無知之者。

其年，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，仍爲劍南道按察使。在官務以寬仁爲政，司馬韋抱眞言曰：「望明公稍行杖罰，以立威名。不然，恐下人怠墮，無所懼也。」象先曰：「爲政者理則可矣，何必嚴刑樹威。損人益己，恐非仁恕之道。」竟不從抱眞之言。曆遷河中尹。六年，廢河中府，依舊爲蒲州，象先爲刺史，仍爲河東道按察使。嚞有小人犯罪，但示語而遣之。録事白曰：「此例當合與杖。」象先曰：「人情相去不遠，此豈不解吾言？若必須行杖，即當自汝爲始。」録事慚懼而退。象先嚞謂人曰：「天下本自無事，隻是庸人擾之，始爲繁耳。但當靜之於源，則亦何憂不簡。」前後爲刺史，其政如一，人吏鹹懷思之。按察使停，入爲太子詹事，曆工部尚書。十年冬，知吏部選事，又加刑部尚書，以繼母憂免官。十三年，起復同州刺史，尋遷太子少保。二十四年卒，年七十二，贈尚書左丞相，謚曰文貞。

象先弟景倩，曆監察御史。景融，曆大理正、滎陽郡太守、河南尹、兵吏部侍郎、左右丞、工部尚書、東都留守、襄陽郡太守、陳留郡太守，並兼采訪使。景獻，曆殿中侍御史、屯田員外郎。景裔，河南令、庫部郎中。皆有美譽。僧一行少時，嚞與象先昆弟相善，常謂人曰：「陸氏兄弟皆有才行，古之荀、陳，無以加也。」其爲當時所稱如此。

元方從叔餘慶，陳右軍將軍珣孫也。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、宋之問、盧藏用、道士司馬承禎、道人法成等交遊，雖才學不逮子昂等，而風流強辯過之。累遷中書舍人。則天嚞引入草詔，餘慶惶惑，至晚竟不能措一辭，責授左司郎中。累除大理卿、散騎常侍、太子詹事。以老疾致仕，尋卒。象先四代孫。文宗太和四年，除釋褐參軍文學。

蘇瓌

蘇瓌，字昌容，京兆武功人，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。祖夔，隋鴻臚卿。父亶，貞觀中台州刺史。瓌弱冠本州舉進士，累授豫王府録事參軍。長史王德眞、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。長安中，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揚州地當衝要，多富商大賈，珠翠珍怪之産，前長史張潛、於辯機皆致之數萬，唯瓌挺身而去。神龍初，入爲尚書右丞，以明習法律，多識臺閣故事，特命刪定律、令、格、式。尋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是歲，再遷戶部尚書，奏計帳，所管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。

尋加侍中。封淮陽縣子，充西京留守。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，雍、岐二州妖黨大發，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。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，居止禁中，由是中宗特敕慰諭瓌，令釋普思之罪。瓌上言普思幻惑，罪當不赦。中宗至京，又麵陳其狀。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：「蘇瓌長者，其忠懇如此，願陛下察之。」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，其黨並誅。瓌遷吏部尚書，進封淮陽縣侯。

景龍三年，轉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進封許國公。是歲，將拜南郊，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，建議請皇后爲亞獻，安樂公主爲終獻。瓌深非其議，嚐於御前麵折欽明，帝雖悟，竟從欽明所奏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，例許獻食，名爲「燒尾」。瓌拜僕射無所獻。後因侍宴，將作大匠宗晉卿曰：「拜僕射竟不燒尾，豈不喜耶？」帝默然。瓌奏曰：「臣聞宰相者，主調陰陽，代天理物。今粒食踴貴，百姓不足，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。臣愚不稱職，所以不敢燒尾。」是歲六月，與唐休璟並加監修國史。

四年，中宗崩，秘不發喪，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、韋巨源、蕭至忠、宗楚客、紀處訥、韋温、李嶠、韋嗣立、唐休璟、趙彦昭及瓌等十九人入禁中會議。初，遺製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，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。中書令宗楚客謂温曰：「今須請皇太后臨朝，宜停相王輔政。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，甚難爲儀注，理全不可。」瓌獨正色拒之，謂楚客等曰：「遺製是先帝意，安可更改！」楚客及韋温大怒，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。是月，韋氏敗，相王即帝位，下詔曰：「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、監修國史、許國公蘇瓌，自周旋近密，損益樞機，謀猷有成，匡讚無忌。頃者遺恩顧托，先意昭明，奸回動搖，内外危逼，獨申讜議，實挫邪謀。況藩邸僚屬，念殷惟舊，無德不報，抑惟令典。可尚書左僕射，餘如故。」

景雲元年，以老疾轉太子少傅。是歲十一月薨，贈司空、荊州大都督，謚曰文貞。瓌臨

終遺令薄葬，及祖載之日，官給儀仗外，唯有布車一乘，論者稱焉。開元二年，下詔曰：「疇庸賞善，百王攸先；追還飾終，千載同德，故尚書左丞相、太子少傅、贈司空、荊州大都督、許國文貞公，瓌履正體道，外方內直，悉心奉上，卑身率禮。協讚帷幄，三朝有鹽梅之任；燮諧臺袞，九命爲社稷之臣。先朝晏駕，釁起宮掖，國擅稱製之奸，人懷綴旒之懼。凶威孔熾，宗祀幾傾。顧命遺恩，太皇輔政，逆臣刊削，韋氏臨朝。遂能首發昌言，侃然正色，列諸視聽，暴於朝野。鬆檟已遠，風烈猶存，緬懷誠節，良深耿歎。可賜實封一百戶。」四年，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。十七年，加贈司徒。

瓌子 頲

瓌子頲，少有俊才，一覽千言。弱冠舉進士，授烏程尉，累遷左臺監察御史。長安中，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，頲皆申明其枉，由此雪冤者甚衆。

神龍中，累遷給事中，加修文館學士，俄拜中書舍人。尋而頲父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父子同掌樞密，時以爲榮。機事填委，文誥皆出頲手。中書令李嶠歎曰：「舍人思如湧泉，嶠所不及也。」俄遷太常少卿。景雲中，瓌薨，詔頲起復爲工部侍郎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頲抗表固辭，辭理懇切，詔許其終制。服闋就職，襲父爵許國公。玄宗謂宰臣曰：「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？」對曰：「任賢用能，非臣等所及。」玄宗曰：「蘇頲可中書侍郎，仍供政事食。」明日，加知制誥。有政事食，自頲始也。頲入謝，玄宗曰：「常欲用卿，每有好官闕，即望宰相論及。宰相皆卿之故人，卒無言者，朕爲卿歎息。中書侍郎，朕極重惜，自陸象先歿後，朕每思之，無出卿者。」時李乂爲紫微侍郎，與頲對掌文誥。他日，上謂頲曰：「前朝有李嶠、蘇味道，謂之蘇、李；今有卿及李乂，亦不讓之。卿所製文誥，可録一本封進，題云『臣某撰』，朕要留中披覽。」其禮遇如此。玄宗欲於靖陵建碑，頲諫曰：「帝王及後，無神道碑，且事不師古，動皆不法。若靖陵獨建，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。」玄宗從其言而止。

開元四年，遷紫微侍郎、同紫微黃門平章事，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。璟剛正，多所裁斷，頲皆順從其美；若上前承旨、敷奏及應對，則頲爲之助，相得甚悅。璟嘗謂人曰：「吾與蘇家父子，前後同時爲宰相。僕射長厚，誠爲國器；若獻可替否，罄盡臣節，斷割吏事，至公無私，即頲過其父也。」八年，除禮部尚書，罷政事。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。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，頲一切罷之。或謂頲曰：「公今在遠，豈得忤聖意？」頲曰：「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，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！」竟奏罷之。嶲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，將爲內寇，頲獲其間諜，將士咸請出兵討之，頲不從，乃作書並

間諜以送苴院，苴院慚悔，竟不敢入寇。

十三年，從駕東封，玄宗令頲撰朝覲碑文。俄又知吏部選事。頲性廉儉，所得俸祿，盡推與諸弟，或散之親族，家無餘資。十五年卒，年五十八。初，優贈之製未出，起居舍人韋述上疎曰：「臣伏見貞觀、永徽之時，每有公卿大臣薨卒，皆輟朝舉哀，所以成終始之恩，厚君臣之義。上有旌賢録舊之德，下有生榮死哀之美，列於史冊，以示將來。昔智悼子卒，平公宴樂，杜蒯一言，言始感悟。《春秋》載其盛烈，禮經以爲美談，今古舊事，昭然可睹。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，累葉輔弼，代傳忠清。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，入參謀猷，出總藩牧。誠績斯著，操履無虧，天不慭遺，奄違聖代。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，念股肱之親，修先朝之盛典，鑒晉平之遠跡，爲之輟朝舉哀，以明同體之義。使歿者荷德於泉壤，存者盡節於周行，凡百卿士，孰不幸甚。臣官忝記事，君舉必書，敢申舊典，上黷宸扆，希降恩貸，俯垂詳擇。」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，輟朝兩日，贈尚書右丞相，謚曰文憲。及葬日，玄宗遊咸宜宮，將出獵，聞頲喪出，愴然曰：「蘇頲今日葬，吾寧忍娛遊。」中路還宮。頲弟詵、冰、乂。

瓌子 詵

詵，歷授右司郎中、給事中、徐州刺史。先是，拜給事中時，頲爲中書侍郎，上表讓詵所授。玄宗曰：「古來有内舉不避親乎？」頲曰：「晉祁奚是也。」玄宗曰：「若然，則朕用蘇詵，何得屢言？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，兄弟有何不得？卿言非至公也。」

瓌子 冰

冰，爲虞部郎中。

瓌子 乂

乂，爲職方郎中。

瓌從父兄 幹

幹，瓌從父兄也。父勗，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。貞觀中，尚南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累選魏王泰府司馬。勗既博學有美名，甚爲泰所重。因勸泰請開文學館，引才名之

士，撰《括地志》。後歷吏部郎、太子左庶子，卒。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。徐王好畋獵，幹每諫止之。垂拱中，歷遷魏州刺史。時河北饑饉，舊吏苛酷，百姓多有逃散。幹乃督察姦吏，務勸農桑，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，稱爲良牧。召拜右羽林將軍，尋遷冬官尚書。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，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琅邪王衝私書往復，因繫獄鞫訊，幹發憤而卒。

璦四代孫 翔

璦四代孫翔，文宗太和四年，釋褐文學參軍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韋思謙始以州縣，奮於煙霄，持綱不避於權豪，報國能忘於妻子。自強不息，剛毅近仁，信有之矣！高季輔、皇甫公義，可謂知人矣！且福善餘慶，不謂無徵，二子構堂，俱列相輔，文皆經濟，政盡明能。加以承慶方危，染翰而曾非恐悚；嗣立見用，襲封而罔墜逍遙。無忝父風，寧慚祖德，謚温謚孝，何愧易名？陸元方博學大度，再踐鈞衡，當則天時，非有忠貞，應無黜責，綏州之任，抑又何慚！觀其濟海無私，狂風自止，臨終焚槁，温樹始彰。故知正可以動神明，德可以延家代。象先益高人品，尤著相才，全濟有名，孤立無禍。景倩、景融、景獻、景裔等鹹居清列，得非有後於魯乎？蘇璦，孔子云：「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！」又「言行君子之樞機，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」。當中宗棄代，韋氏奪權，預謀者十有九人，咸生異議，璦志存大節，獨發讜言。其後善惡顯彰，黜陟明著。聖人之言，驗於斯矣。頲唯公是相，以儉承家，李嶠許之湧泉，宋璟稱其過父。艱難之際，節操不回，善始令終，先後無愧。

讚曰：善人君子，懷忠秉正。盡富文章，咸推諫諍。豈愧明廷，無慚重柄。子子孫孫，演承餘慶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